

8月25日,非洲成为又一个根除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大陆;这是人类继天花之后,有望彻底摆脱的又一大规模流行恶性传染病

“病毒之战”的启示

梁凡

8月25日,非洲地区根除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认证委员会正式宣布,非洲地区已经根除了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此表示了认可和祝贺。

至此,脊髓灰质炎这一对人类、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生命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的传染病,已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被“消灭”。

在不久的将来,脊髓灰质炎可能成为人类继天花之后,彻底摆脱的又一大规模流行恶性传染病。

由于患者多为1至6岁儿童,脊髓灰质炎在民间常被称作小儿麻痹症。

其实,成人也会感染该病毒,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正当壮年时因为一次游泳而被感染脊髓灰质炎,留下半生残疾。

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受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可以在几小时内导致不可逆的瘫痪甚至死亡。

一些受感染的人虽然没有症状,但他们的排泄物带有病毒,仍可以传染给他人。

脊髓灰质炎在非洲的肆虐至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三千多年前的埃及石碑上,

就已经留下了因脊髓灰质炎而造成残疾的形象。

1996年,在喀麦隆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会议期间,非洲国家元首承诺根除脊髓灰质炎。当时,非洲大陆每年估计有7.5万名儿童因患脊髓灰质炎而瘫痪。

此次会议后,非洲国家使用了90亿剂脊髓灰质炎疫苗,多达180万儿童免于终身瘫痪,挽救了大约18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主任穆蒂25日表示,未来几代非洲儿童可以生活在没有野生脊髓灰质炎的环境中。但人们必须保持警惕和保持疫苗接种率,以避免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卷土重来。

二

25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尼日利亚代表彼得·霍金斯在致贺中说:“这项历史性成就是不仅标志着整个非洲大陆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灭绝,而且是实现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的重要一步。”

2019年10月24日世界脊髓灰质炎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宣布,受感染的儿童人数从1988年以来已经下降了99%,全球记录的病例从1988年的35万例下降到今天的不到100例,受影响的国家从125个下降到只有阿富汗、巴基斯坦两个。

虽然人类距离根除脊髓灰质炎看起来已仅有一步之遥,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仍容不得丝毫松懈。

事实上,早在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布全球脊髓灰质炎基本绝迹,但此后20多年里,它却始终没有被如期“消灭”。

脊髓灰质炎病毒本身非常“狡猾”,大部分病毒携带者没有任何症状,却为病毒提供了栖息地,使其得以保存。

除此之外,人类社会应对这一病毒时的某些错误做法,也给病毒的“苟延残喘”提供了机会。

例如,“疫苗导致自闭症”的谣言近年来就在部分国家广为流传,这给包括脊髓灰质炎在内的传染病防控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此外,有媒体认为,尼日利亚的脊髓灰质炎之所以在绝迹两年后又于2016年重现,与该国极端组织造谣称脊髓灰质炎疫苗是要让非洲人绝育有关。

三

和许多传染病一样,人类目前对于脊髓灰质炎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但通过注射或服用疫苗,可以做到提前预防。如果一个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口都获得了免疫力,那么在该地区就可以“消灭”脊髓灰质炎。

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索尔克和萨宾分别发明了注射脊灰病毒灭活疫苗(IPV)和口服脊灰减毒活疫苗(OPV)。

尽管当时正值“冷战”,相关技术还是很早就跨越了美苏两个阵营。1959年,在美苏两国的支持下,萨宾在苏联完成了一场100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了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和可及性。

1988年,世卫组织通过了在2000年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决议。当时,脊髓灰质炎在全球5个区域的125个国家都属地方流行性疾病。此后,世卫组织又提出2018年在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目标。

“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协调公共卫生行动。

过去30年中,在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国际或公益组织及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人类向着这一目标稳步推进。

2015年,世卫组织宣布2型野生脊灰病毒已经被消灭;2019年,世卫组织再次公布3型野生脊灰病毒被消灭的好消息,野生型脊灰病毒仅剩1型仍在传播。

在医学免疫技术和国际合作的共同保障下,脊髓灰质炎有望成为人类根除的又一病魔。而人类赢得这场战争的过程与经验,更是值得永远铭记与借鉴。



伊斯兰堡:公园重开

8月23日,人们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一处公园跳舞。伊斯兰堡这处因新冠疫情关闭的公园近日重新对外开放。

新华社发(艾哈迈德·卡迈勒 摄)

G一周数读

516亿欧元赤字

8月25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出现516亿欧元财政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而从2014年至2019年,德国一直保持财政盈余。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3月新冠疫情暴发后,对企业及职工的紧急财政补贴令德国各级政府财政开支大增。同样受疫情影响,德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滑9.7%,创下自1970年有季度经济数据统计以来环比最大降幅。

裁员1.9万人

美国航空公司8月25日宣布,一旦联邦政府援助到期,今年10月公司将裁掉1.9万个无薪休假岗位。这意味着,该公司因受疫情影响而裁掉的员工届时将达到4万人。

新冠疫情暴发后,包括美国航空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业务锐减。今年3月,这些公司从美国联邦政府得到总额250亿美元的援助,用以支付员工薪酬,这项援助将于9月30日到期。

融化5320亿吨

近日一项研究显示,由于气候变暖,2019年格陵兰冰盖融化了近5320亿吨,创下融冰最高纪录,而且是2003年以来年平均损失量的两倍。

《通讯-地球与环境》最新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显示,格陵兰冰盖融化是导致海平面上升的最大原因之一,2005年至2017年的全球平均海平面平均上升约3.5毫米,其中0.76毫米都与格陵兰冰盖有关。科学家们称,2019年创纪录的冰盖融化现象与暖空气持续笼罩在格陵兰岛上空有关,另有研究显示,如果气候变暖保持当前速率,格陵兰冰盖将持续融化,并在2100年左右使全球海平面上升至少10厘米。

(郭济 摄)

扑朔迷离的“中毒”

毕振山

不知不觉间,俄罗斯和西方似乎又陷入一起“中毒”之争。

8月24日,德国柏林的沙里泰医院公布检查结果,显示在该院接受治疗的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是“胆碱酯酶抑制剂类药物中毒”,但具体是哪一种物质还需进一步检查。

该医院同时表示,无法排除出现后遗症特别是神经系统后遗症的可能性。

这一结果公布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外交部长马斯很快发表声明,要求俄罗斯彻查此事,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表示,“欧盟强烈谴责似乎是企图夺走纳瓦利内生命的行”,博雷利呼吁俄方就此展开“独立和透明的调查”。

2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要求俄方进行“充分透明的调查”。

然而,俄方并不认可来自西方的指责。俄总统府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德国医院的检查结果并不是最终结论,不清楚为何德国医生急于使用“中毒”这样的字眼。

他表示,俄方认为目前没有必要进行调查,只有当确定纳瓦利内中毒后才会启动调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日也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欧盟对纳瓦利内所谓“中毒”的指控以及将其与利特维年科和斯克里帕尔事件相提并论是“轻率的”。声明说,俄方显然不会从这一事件中受益。

据外媒报道,现年44岁的纳瓦利内是俄罗斯反对派人物,曾经是一名反腐博客作者,还参加过莫斯科市长选举。

8月20日,纳瓦利内从俄罗斯托木斯克飞往莫斯科的途中感到不适并陷入昏迷。飞机随后在鄂木斯克降落,纳瓦利内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纳瓦利内的发言人阿尔梅什说,纳瓦利内上飞机前没有任何症状,当天仅在机场喝过一杯茶,因此怀疑他被人下了毒。

但是,接收纳瓦利内医院的医生表示,纳瓦利内突发疾病可能是由于代谢紊乱。鄂木斯克及西伯利亚联邦区首席毒理学家萨瓦耶夫24日也表示,纳瓦利内没有胆碱酯酶抑制剂类物质中毒的临床特征。

纳瓦利内的所谓“中毒”事件引起西方关注,默克尔甚至亲自与芬兰总统通电话,让其询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允许将纳瓦利内接回德国。在得到俄罗斯同意后,德国一架包机于22日将纳瓦利内从俄罗斯的沙里泰医院接回。

目前,就连沙里泰医院也承认纳瓦利内是否“中毒”仍然有待进一步检查确认。但西方借此向俄罗斯施压,让外界担心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可能再次面临考验。

在此之前,2006年的俄特工利特维年科在英中毒身亡案,以及2018年的俄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在英中毒案,都曾经引起俄罗斯和西方关系恶化,出现互逐外交官等行为。

实际上,关于纳瓦利内“中毒”一说,俄罗斯媒体有另外一种解读。

根据这种解读,是西方国家自己策划了这起所谓“中毒”事件。迅速将纳瓦利内接到以治疗俄反对派人士和乌克兰政治家“中毒”而闻名的沙里泰医院,也是早就计划好的,其目的就是以“中毒”为由施压俄罗斯。

一般来说,真相究竟是什么,需等待对纳瓦利内的病情进行进一步检查确认。但从以往中毒案来看,纳瓦利内生病的真正原因也可能永无水落石出的一天。



日本东京:疫情中的夏日风铃展

这是8月26日在日本东京拍摄的展览中的风铃。风铃的字条上写有向医护人员表达感谢和加油的话语。8月21日至28日期间,日本东京车站附近举办室外风铃展,集中展出2020个特色风铃。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印度国防“自力更生”面临三大制约

阅读提示

近些年,印度军事实力有所提升,但要在国防领域实现“自力更生”,仍然面临三大制约因素,包括“技术鸿沟”和效率低下、资金有限和部门间结构性问题突出等。此外,“好高骛远”也容易让印度军事发展受挫。

李红梅

在国际关系中,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世界大国,军事力量是重要指标之一。印度长期致力于追求世界大国地位,加速军事力量的发展是印度历届政府的战略选择。

今年以来,印度已经多次强调要在国防领域实现“自力更生”。

5月12日,印度总理莫迪就新冠疫情发表第四次全国讲话,提出“自力更生的印度”倡议,希望借助新冠疫情“转危为机”。

8月9日,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发推文宣布,印度将在2020年~2024年逐步禁止进口101种军事装备,包括轻型战斗机、突击步枪、雷达、运输机、常规潜艇以及巡航导弹等,通过在国防领域实行“进口替代”,促进印度本土军工业发展,推进国防领域的“印度制造”。

8月15日印度独立日当天,莫迪在红堡城墙上发表演说,展示了要在各领域实现“自力更生的印度”的政治决心。

在国防领域推行“自力更生”是莫迪政府推行军事改革、提升印度军事实力的重要内容。2019年印度独立日时,莫迪就宣布设立了国防参谋长一职,以协调海陆空三军长期以来的内部竞争,促进军事一体化和提升各

军种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

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国防系统只分别设立了海陆空三军参谋长,未设国防参谋长一职。这与印度文官体制下政府总是担心军队势力坐大有关,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就曾对军队充满戒心。

尽管如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印度综合军事实力还是取得了长足发展。

印度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规模,现役人数高达140万人左右,同时还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在太空领域,印度目前是世界上拥有反卫星导弹的四个国家之一。2019年3月27日,莫迪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印度的反卫星导弹测试成功。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20年SIPRI年鉴》显示,2019年印度军费开支总额为711亿美元,首次排名全球第三。

而军事网站“全球火力网”(GFP)公布的2020年全球军力排行榜显示,在138个综合评估的国家中,印度的潜在军事实力排名第四,陆军排名第五。从2006年至今,印度连续15年潜在军事实力排名稳居世界第四。

除了重置机构、推行国防装备“印度制造”外,莫迪政府为进一步提升印军综合实力,还进行了战略调整,利用印度地缘优势,大力发展“蓝水海军”,试图将印度从“陆向型”国家转变为“海陆复合型”强国。

尽管如此,从长期来看,印度军力发展仍受限于诸多因素。

第一,“技术鸿沟”与生产效率低下短期难以克服。

军事力量的发展需以强大而完善的军工体系为后盾,而这一块长期以来是印度国防

力量建设的“短板”。据SIPRI的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2019年,印度是仅次于沙特的全球第二大武器进口国,其进口份额占全球总额的9.2%。

早在1995年时,印度就雄心勃勃地宣布10年内将印军装备中的“本土成分”从30%提升到70%,然而到目前为止,印军所需装备的70%仍靠进口。这主要源于印度在技术上的“短板”导致其国防研发无法满足军事部门对武器装备的技术要求。

印度军备生产经常面临一个困境:心有余而力不足。印军常常雄心勃勃地进行项目扩展,却因为技术不行,导致装备劣质、性能不佳,无法满足军队部门的防务需要。

另外,印度军工部门存在严重的“拖延症”,常常导致订单无法按期交货,且成本往往超出预算。

例如印度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自2009年开工建设以来,其交付日期已被推迟了好几次,目前仍难确定何时能服役。

第二,资金有限制约印度军力发展的雄心。

尽管印度已跃居全球第三大军费开支国,但在印度国防部门看来其军费预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近60%的军费开支都用于支付军事人员薪水,剩余的资金很难满足军备现代化改造的需要。

更糟糕的是,印度经济近几年表现不佳,增长放缓,新冠疫情的持续扩散更导致印度经济雪上加霜。据IMF6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印度2020年GDP增长率可能为-4.5%。

目前印度财政入不敷出,政府“缺钱”现象严重,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未来如何平衡好民生与军事部门的资源分配将是一大难题。



第三,部门间结构性问题突出。

因结构性问题导致部门之间竞争也是阻碍印度国防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比较典型的是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的分离、采购部门与生产部门的分离。

美国已故知名南亚问题专家斯蒂芬·科恩曾指出,印度国防研究与开发组织(DRDO)所扮演的供应商与评估者的双重角色是问题的关键。该组织几乎垄断了印度本土装备制造的技术和产品开发,同时还拥有对军队部门任何海外采购提议的否决权。而军队部门被认为偏爱采购,因为具有可观的腐败收益前景。

值得注意的是,莫迪一方面大力推广“自力更生”运动,另一方面似乎又偏离了这一口号。

印度最近加紧了海外军购的步伐,与美国、俄罗斯、法国、以色列等国的军火贸易如火如荼。这本身也说明了印度国防要真正实现“